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傳卷二十八

宋 張九成 撰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所問甚鄙而對有禮之輕者奚翅食重色重之說以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之義攷之疑非孟

子所對問端鄙甚無足解者姑置之勿論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曹交軀幹雄偉而當一世學權謀詭詐縱横捭闔卓異荒唐之時乃獨超然以堯舜為問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其間有食粟之說自傷其無能也孟子乃以匹雛百鈞烏獲為與不為之說以大之且徑指以堯

舜之道幾無餘蘊說者謂曹交君弟也理或然矣何以知之孟子告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獨指弟而言不及於孝豈非就曹交日用處徑指之哉夫徐行後長者時此心雍容優裕即堯舜之道也疾行先長者時此心凌忽凶傲即桀之道也堯之服雍容優裕之服也堯之言雍容優裕之言也堯之行雍容優裕之行也服堯之服以雍容優裕被其身誦堯之言以雍容優裕養其氣行堯之行以雍容優裕接於事

則吾自頂至踵其體皆堯矣孟子語之以此豈非交資質之美與儀容相副乎交一聞此言便欲假館以安孟子而願受業於門不知有何所見遽慕戀如此哉則知曹交當時所得有精神之造言意之表一迎而自解者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孟子知其得於言下故指之以此道今若大路然豈難知哉病在不求耳子今既得路矣歸而求之豈不有餘師師即吾心也取之愈有挹之不竭子何假於人也此又孟子欲其

自得之也夫士大夫之學莫若親近聖賢其所得蓋有非書策所能寫者如曾子一唯子張書紳齊宣王戚戚滕文公不忘曹交遽欲受業皆一時解會有不能自已者故善言者曰閑習禮度不若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蓋謂此也然而聖賢之不世出也久矣吾將如之何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玩語言之味而眇眇乎聖賢之淵源如孔子學琴因音聲而見文王之形容者斯亦聖賢之遺法也

余又表而出之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

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觀六經者當先格物之學格物則能窮天下之理天下之理窮則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矣而況觀六經乎蓋六經之言皆聖賢之心也吾自格物先得聖賢之心則六經皆吾心中物耳如是以論六經則可否與奪抑揚高下迥出常情之外超然照見千古聖賢之心惟孟子之學如此所以論詩與當時士大夫絶不相同而合千古聖賢之意且高子

當時號為明詩者也然而以私見論詩而不知以天理明詩以私見論詩故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其意以此詩有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之語以為其有怨親之言也孟子以天理觀詩見夫孺子之不見父母也則悲悽哽咽哭泣號咷無物可以解其心者既見父母則且慍且笑以此觀之怨乎慕乎曰慕也慕不深則怨不極大舜號泣于旻天小弁不見恱於

親其酸辛悲苦蓋所以慕親也故孟子有越人其兄關弓之喻且斷小弁之怨為親其親之說非孟子深明天理何以知小弁之心如此哉則夫格物之學其六經之原也公孫丑猶以私意誦詩且問凱風何以不怨凱風特無以慰父母耳非若小弁得罪於親也親可輕易怨乎親之過小遽有何辜於天之語是忿厲之氣不孝之子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待之如路人亦不孝之子也惟深知格物之學明天理之歸則

或怨或不怨皆知心之所由歸矣孟子不信雲漢之詩無取武成之策獨信其所得之學而可否詩書之言其見識超邁豈常情所可跂及也固哉高叟何足以議此乎余因孟子論詩乃推格物之學以為觀六經者之訓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

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悦或問之屋廬

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大道之行聖賢出處天下信之而不疑如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後世觀之畎畝之夫驟加進用豈不為往來反覆刺深窺伺之士乎然湯安之天下安之雖桀亦安之而無少疑者則以大道素明也世衰道微人各以私智自奮不復尊信聖賢以閭閻下俚駔儈牙校之見上疑聖賢嗚呼吾道之難行亦已久矣夫聖賢一出一處一默一語一見一否皆循天理之自

然豈私情而可測哉而屋廬子遊聖賢之門乃陰伺默窺以小人之見誣度孟子且喜曰連得閒矣此誠何心哉夫聖賢所為一一當道使天下後世皆為矜式乃可喜也今以孟子之任見季子為其守一國之權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此何等猥下之見就使孟子如屋廬子之說屋廬子當傷之可也何喜之有是樂人為不善也遊聖賢之門而操心如此良可傷哉而不知聖賢之見與不見皆自有說昔淳于髡見

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

客以語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

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

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有獻謳者未及試

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淳于一無稽

之士猶能承意觀色如此況孟子學造精微思入淵

眇其於人之神情豈不能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哉故

有儀不及物之説然則其見與不見季任儲子之處心積慮蓋孟子自知之屋廬子不知何所見而恱也且遽有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説此又以私意度之也孟子之意豈謂是哉余不敢盡發留以俟君子闡揚之庶幾知聖賢不可以私智臆度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
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
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髠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茍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聖賢視天理以為去就豈常情所可測哉淳于髠不量力不度德以人欲而窺天理以凡俗而議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夫聖賢所趣各自有路論其所歸皆循天理而已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雖所

趣不同要皆歸於天理而已仁者天理也安可是伯夷而非伊尹柳下惠亦安可是柳下惠伊尹而非伯夷哉孔子於天理中又造化在其間故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盡兼三聖之所造而時出之則又非世俗之所知矣孟子學孔子者也其去其就又出乎三聖之外三聖去就尚皆歸於仁況孟子去齊豈非仁者當如是乎髡徒事肩胎聶聶呫呫妄以先名實後名實之說欲置孟子於不仁之地豈有聖賢所為反

為淳于髡輕重孟子有何必同之論語已塞矣不自知其不學乃引公儀休泄柳子思為問以為賢無益人之國意蓋譏詆孟子欲以取勝也無稽庸鄙至此何足與語乎聖賢道襟德量廣大宏濶有誘人之心無絶人之意故以百里奚為對庶幾知賢者功用雖小尚足以扶持頽獘保護社稷安可謂之無益也髡亦可以已矣其心為理所奪倉皇迫急不復以義理為問乃大肆無稽援引非類以為世無賢者良可

笑也夫賢者德之可久上配乎乾業之可大下配乎坤乃引謳歌雜流婦女恩怨如王豹緜駒華周杞梁之妻以為孟子不如此輩之有功是何等鄙論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曾西之所羞比則是功利之不足道而道德之可尊也審如髠所言曹操司馬懿豈曰無功自今觀之果何如人哉此曾西所以不敢遽比子路而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談霸道也髠不以

道觀孟子而以功論聖賢是何凡俗鄙猥之流哉孟子引孔子之去魯以燔肉微罪而行其心不欲置魯於大過之地尚使賢者之肯來其國與夫交絕無惡聲黜妻可再嫁之義同其忠厚仁慈幾與天地等聖賢存心如此豈衆人所能知哉此余所以謂淳于髡以人欲而窺天理以凡俗而議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嗚呼聖賢所為皆自有道而世俗小人不自知其不學動加詆訾呼吸同類唱和成風使聖賢不得少

施其所蘊哀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學造精微思入淵眇靜觀古今之變如仰觀十二次二十八舍之在天俯察五嶽四瀆滄溟之在地得以品題名目之如析木大火角亢氐房華嵩泰衡江河淮濟一經討論千古是之不可少變其盛矣哉如曰五霸為三王罪人今之諸侯為五霸罪人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閱實按據科別區分總其罪而立其目因其目而條其心不知自何處見其然

何處得其要余以是知學造精微而思入微眇也其罪之著不煩訓解一讀可知獨逢君之惡其罪大不可不辨也以此知孟子不深罪當時之諸侯而罪商鞅孫臏騶忌蘇秦張儀沈同陳賈王驩及稷下諸子也如伐燕之謀王未有此心而沈同發之既齊王甚慙而陳賈解之則以惡逢迎人君之欲於此可見前後左右皆此輩流所以使孟子有一暴十寒之喻有衆楚人咻之之喻是則諸侯所以為五霸罪人五霸

所以為三王罪人端本清源當案當時大夫之罪為

渠魁可也此蓋春秋之法也余又因以發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

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

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以帝王之道觀戰國時其風俗所尚議論所及無一合於道而善於民者茍可以致其意莫不罄盡底蘊而告之其用心亦已切矣夫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預憂其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以殺人為功業首喻以不教民以禮樂而用之以征戰者其名曰殃民殃民者堯舜所不赦也正使大國如齊令一戰勝之遂有齊南陽之地以先王之法論之亦

所不可況未必勝乎勝與不勝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骨肉離散父哭其子子哭其父兄哭其弟弟哭其兄以至妻哭其夫夫哭其妻亦何忍乎愼滑釐之意本在征戰聞孟子之言遽有滑釐不識之語嗚呼其氣象傲很如此此豈可與之言乎自常人之情觀之智者則默而不容恃血氣者則辭氣怫鬱與之較勝負矣孟子乃意態閑暇神情雍容遂有吾明告子之言有天子地方千里諸侯地方百里周公太公封魯封齊地

極有餘而止於百里之說夫先王之制皆自天理中造化多之則起侈大之心小之則有狹隘之刺隨功高下而建置之豈可少變乎魯今方百里者五是大違先王之制使明王復興魯當在所損今又欲益之乎雖不動一戈不頓一甲徒手而取之猶犯先王之禁而仁者不為況於殺人而求之乎君子之事君務以堯舜之道引其君於仁厚之地所謂堯舜之道者即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脩孝弟使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轉尸於溝壑是也以此道引君而遊乎仁厚之地豈非士君子所當為乎觀孟子之言略無忿怫之心其道襟德量超越常情甚矣孟子因慎子又感發當時事君之徒而戒世俗所謂良臣者闢土地充府庫如商鞅之徒約與國戰必克如蘇秦之徒而以古先哲王之時論之皆謂之民賊耳君不知鄉堯舜之道不知志堯舜之仁而求富之求為之強戰是率民脂膏以富

桀殺人父子以輔桀此何等風俗哉孟子静觀儻不大有變更以移易當時邪僻之見由當時之所謂道不變當時之風俗雖得當時之天下正如赴水蹈火不可一朝居也然則孟子之意將何在乎將行堯舜之道如植桑種田等事且變天下風俗使之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酒醴牛羊雞豚狗彘相宴樂而已矣若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當時之所謂良臣者雖得天下不為也

聖賢之心蓋可見矣

孟子傳卷二十八

孟子傳卷二十九

宋　張九成　撰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讀此一章乃見先王制作皆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如井田之法學校之制什一之征窮天地貫古今不可改也增之一毫則民病損之一毫則國病且夫伏羲畫八卦止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兑而已至文王方演之為六十四卦當黄帝堯舜時止用八卦而已而孔子繫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

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以至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大壯取諸大過何也蓋十三封雖未演而其象數已兆於冥冥之中矣有待而發見也以是而觀天理自然如此則先王什一之制是猶十三卦之定數也使學不到聖人則已學造聖人必井田必學校必行什一之法以至凡聖人車輿服御罇罍俎豆必一一行之雖時有不同其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酌當

今之所可行而通變之以合古今聖賢之心蓋凡聖王法度皆自其心中造化一得聖王之心則其法度必自合於聖王其法當如是也如所謂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蓋聖人之心既見則其觀時會通條酌通變為此一王之法亦猶十三卦之象數也其可變哉白圭何人乃欲以私智變先王什一之法而為二十取一之制論其心雖欲寛民論其法乃出私智一出私智則入夷狄中矣嗚呼私智

之害人也如此孟子慮其不解也故歴為剖析使知先王之心不可以輕易窺也故有萬室之國一人陶之問有夷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之說又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說又有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之說此蓋言夷貉非中國比耳法度苟簡二十而一何為而不可中國人倫所出君子所居天下倚人倫君子以治者也紀綱肅然法度粲然猶天之有星辰地之有河嶽聖賢君子接踵而生仁慈温厚雅

熙輯睦風雅雍容什一之法所以為國之計也而區區奮私智效商貉以干譽於民而廢養君子之法豈所謂知道者乎故又有輕堯舜之道者為大貉小貉重堯舜之道者為大桀小桀之說夫堯舜之道疑若難明矣而止在什一中可見則夫上下安帖君民尊泰不至有餘以害民亦無不足以妨公者此正堯舜之道也以此求之則思過半矣孟子指易牛為王者之心指好色好貨好勇與百姓同之為公劉太王文

武之心今又指什一為堯舜之道其為學者計亦切矣士大夫有志斯道者其於孟子安可忽乎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余觀白圭傳見其有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之説載其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想其為人不知天理之自然而以私智角勝負揣摩摹寫自以為高一世如欲二十取一又自謂治水愈於禹是也而不知其與天為二與道背馳人中之蠹而道中之賊也夫禹順水之性以治之故導江導河導渭導洛皆注之於海則以海者

水之道路也白圭逆水之性而治之茍一國之安而決之於隣國之壑使水逆行而失其性其罪已不可勝誅而以此心爲禹可乎夫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而白圭以爲長以此而觀則凡圭殖財崇利無非逆天理而得之類皆如治水之法而已使堯舜在上當服羽山之誅乃敢對孟子前自謂過於禹則知當時風俗妄自尊大也久矣昔韓非立說於天下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斵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也此不肖之人所勉也嗚呼欲觀天下之興亡先觀風俗之厚薄事至於非

毀聖人則天下將亡矣故韓非非堯非禹秦所以敢燒詩書殺學士而天下亡矣韓非之風已見於孟子之時夫陳賈以周公為非聖萬章以舜為僞喜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白圭自謂過於禹陳臻之非孟子屋廬子之間孟子季孫異孟子子叔疑孟子事至於敢非聖賢此所以積至於韓非之昌言而秦之燒詩書也西晉王衍笑文王之小心詆山甫之匪懈故有骨肉相賊五胡亂華而中州陸沈之變余觀白圭之

言竊深悲世之將亡也故余以為事至非毁聖賢天下將亡者此也五刑之屬三千而非聖在所不赦其慮深遠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古注曰亮信也不曰信而曰亮者亮有明意以為此信自明處而得之也惟學而至於亮則灼見先王之道灼知邪說之非如孟子羞比管晏妾婦儀衍蚓陳仲而狄許行貉白圭而死戍括斷舜之怨為慕指舜

之喜爲誠辨伊尹非割烹辨孔子不主癰疽以至不信血流漂杵之書不信周無遺民之詩非其胷中高明自信不動安能確然自執昌言判斷於天下而無疑哉儻爲不然見商鞅必喜刻薄之說見孫臏必喜兵革之說見騶忌必喜傾邪之說見陳賈必喜侵伐之說見儀秦則心隨而爲縱横見稷下則心隨而爲荒唐卓詭中無所守飛如斷蓬泛如漂梗隨風高下逐水南北又烏能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其

作用與孔子春秋周公兼夷狄驅飛廉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同一幾用哉然則亮之一門自何而入吾嘗學於師矣曰自格物而入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嗚呼聖賢憂天下之心何其深也夫樂正子為政於魯何與孟子事孟子乃為之喜而不寐余是以知聖賢憂天下之深也常人之情權欲在已不欲在人故舜宅百揆則四凶不平黄霸增秩則王温舒譏笑唯聖賢之心見天下之善如已之善見人之得志如已

之得志深玩喜而不寐之心則聖賢所在蓋可得於千載之後也學者於此一語不可忽也然孟子所以喜而不寐者又有說也夫樂正子强不足以決事知慮不足以謀事聞識不足以知事孟子所以喜之者以其有好善之心也且好善之心言之則小體之則大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職有利哉其樂正子之謂也夫斷斷無他技即所謂强不足以决事智慮不足以謀事聞識不足以知事者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即所謂好善也且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想見如房玄齡黄叔度之為人矣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視人之才為已之才視天下之德為已之德天下之有才者在職即如已之在職也

天下之有德者在位即如已之在位也保子孫黎民復何疑乎是故英衛善兵王魏善諫而房玄齡獨無所長郭林宗銓品人物李元禮楷式後進而黄叔度獨無所長而世之論者以玄齡持衆美效之君以叔度汪汪如萬頃陂樂正子為人如此使之相一國則一國之君子皆得效其所長使之相天下則天下之君子皆得效其所長夫天下之君子皆效其所長則天下雖大運之掌握蓋有餘裕矣優於天下豈不信

乎夫使天下之君子皆效其所長則四海之士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自然之理也若夫不好善之人豈願聞之哉人君如魏文帝謂漢文帝勝賈誼宋明帝至使鮑昭為累句詩羊欣為掘筆書隋煬帝殺薛道衡曰復能道空梁落燕泥否殺王冑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道此語耶人臣如李林甫知明皇喜盧絢則貴盧絢稱嚴挺之則貴嚴挺之使天下士君子無立足之地秦穆公所謂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

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者是也人君事於此不類姑特置之夫李林甫惟不好見天下之有才徳者則當時在庭之士類皆得牛仙客輩爾讒謟面諛相與為惡天寶之亂一開其端河北自此非國家所有連綿不已逕以亡唐以一李林甫不好善而禍亂足以亡國嗚呼宜乎孟子聞好善者為政至於喜而不寐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

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能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古之人自能言學唯充而至於四十而仕有何法哉

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而已顏子與夫子同心亦有

何法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已古人言此法孔顔行此法豈不明白簡易乎然而孟子乃立為三說何也以是知孟子源流自曾子恕而來見當時如商鞅三說干孝公儀秦縱横干六國意在揖相位佩六印快平生報私怨衒流俗而已豈知進退去就之義哉天下之士波蕩從之喋喋呫呫功業止在脣吻道術止在駔儈爾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鄉閭之所指望朋友親戚之所琢磨亦止在於富貴而已豈問其他

哉孟子將一以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責天下則天下不勝其責矣故立爲三說以開爲善之路挽而前之使至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而後已其用心豈不忠恕乎故上焉者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此古人之學所謂道合則服從孔顏之道所謂用之則行者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此古人之學所謂不合則去孔顏所謂舍之則藏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此孟子開忠恕之門以收失幾之士也其下朝不食夕不食至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此孟子又闢忠恕之路以收失節之士也夫士大夫所學在道道不合則去舍之則藏今不由此道而徒戀其區區之禮貌朝夕之餔啜當去而不去此亦可恥矣孟子立為此三說使大無恥者知聖人之道有可入之路而進於周之之說已至於周之之說者勉而進於禮貌衰之說已至於禮貌衰之說者勉而進於禮貌未衰

之說以合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而後已然則至古人
之學孔顏之道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其事如何曰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金聲玉振其變不一者是也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
如之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純亦不已蓋曰文王所以為文王也此孔子所以
不厭不倦顏子之所以未見其止也學豈有止法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常人以天委天而聖人以人卜天余觀孟子以人恒過然後能改與夫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常亡遂三復於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增益其所不能乃天之將降大任是常人付天於不可奈何而聖賢止以人事為天命而已其深矣哉然則有志君子其遇艱難逢患難登險阻當安意定志以甘之此乃天之降大任也夫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以九男事之而嚚訟如丹朱者在其間又以二女女焉以天子女而下嫁於畎畝之夫又與頑父嚚母傲弟交相從事於閨門之內遊處之間亦可謂難處矣乃

又以匹夫遽使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天下難事使歴試之蓋不如是不足以合天意也豈特大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為然哉天將付高祖以天下必使之敗於彭城敗於滎陽敗於成皐収兵而前裹創而戰然後付以三代之天下天將付光武以天下必使之迫於王郎危於燕薊滹沱河麥飯蕪蔞亭豆粥然後付以高祖之天下然則觀天之意豈固欲憔悴辛苦怵迫困窮然後付之

以大任哉蓋惟知艱難者然後知人之勤勞其嘗凍餒者然後知人之飢寒惟處窮厄者然後知人之困苦高宗舊勞于外所以為商家中興之主宣帝嘗在民間然後為漢室中興之主此魯哀生深宮所以有未嘗知憂之言晉惠少為太子所以有不食肉糜之問孟子觀天意乃至於此嗚呼世間禍患夫何足以動之哉蓋孟子深得格物之學即一身以觀見恒有過者方知其不善而改之困於心衡於慮者怵迫無

聊然後幾用作焉徵於色發於聲者羞惡無地然後心術形焉又即一國以觀見入無法家拂士出無外患敵國放恣不収俄而宗社絶滅矣以一身而觀而知怵迫羞惡之有益以一國而觀而知恣心快意之必亡而超然知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乃天之成就推挽將降以大任也既又斷之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一章之意此兩語盡之矣嗚呼人君如

文宗者一遇甘露之變遂泣下霑襟不復以天下為
事人臣如賈誼者一竄長沙遂賦鵩弔湘終悲哀而
至於死此皆所志狹小不識天意所在孟子之言其
大後世褊隘之士也深矣學者當細觀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
此一章綴之於天降大任之後是孟子體天以教誨
也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孔子之接孺悲所以憤之

使啟悱之使發者也孟子不屑之教誨所以困之衡之使作徵之發之使喻者也猶天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降之以大任也夫人心何所不有仁義禮智皆其固有之物也然此四端生於憂患之中而死於安樂之際故深宮之中多不惠而孤臣孼子多明道至於有疢疾者有德慧術智焉夫何故困不深者思不發憂不極者智不明如詩頌太平

不過數語而疾讒遭難如變雅君子其言何其深切也孟子時用此術以教人蓋將以成就之也昔郭林宗呵罵擲杯以待魏昭華佗激怒嘔血以治郡守卒之魏昭為善士郡守獲安康此孟子之遺意也夫孟子之意得於夫子而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乃見天之運用焉學入精微思極深眇如此此所以在聖賢之列

孟子傳卷二十九